

新界的荒誕啟蒙

● 觀察新語 ● 童 心

那年，新界的風還帶着些許野草的微腥。我，一個對「優雅」二字僅存朦朧幻想的孩童，誤打誤撞地，將一把初學用的小提琴抱進了懷裏。

起初的期盼，豐滿且極度不切實際。我天真以為，琴弓輕輕一搭，便能流淌出驚艷四座的天籟。然而，現實卻殘酷地潑下一盆冷水。當松香首次與四根纖細的琴弦笨拙摩擦，爆發出的，竟是一陣令人牙酸的嘶鳴！乾癟、粗糙、乾澀刺耳。那動靜與街角老木匠用生鏽鋸子猛烈鋸木頭時，簡直如出一轍。原本對優雅濾鏡的憧憬，瞬間碎了一地。

隨後的日子，為應付父母殷切的目光，我開啟了一段漫長而滑稽的敷衍歲月。

對着譜架上枯燥的基礎音符，我學會了裝模作樣。那時我不懂樂曲的起承轉合，索性丟開束縛，任由琴弓在四弦上進行一場名為「叛逆」的荒誕實驗。我毫無章法地在G、D、A、E弦間肆意遊走，胡亂扯出叮咚作響的詭異聲線。像在與木頭賭氣，又像在宣洩練習的枯燥。

但，命運的齒輪極具戲劇性。

這場無心插柳的「亂拉」，竟成了歪打正着的偏方。在隨性揮舞的時光裏，我緊繃發疼的右腕，竟悄悄放鬆了；僵硬如機械的持弓姿勢，也在這份放肆中奇跡般被校正。肌肉記憶，有時遠比大腦控制來得誠實。

直到某個百無聊賴的午後。

熒幕閃爍，偶然推播了莫札特的K525。按下播放鍵的瞬間，激昂、流麗的旋律，如破開混沌的光金傾瀉而出。我徹底愣住。原來，這把只會發出「鋸木聲」的笨木頭，竟真能吟唱出令人屏息的偉大靈魂。

弦音如訴，猛烈叩擊心房。從那天起，新界的風變了調。我莊重拾起琴弓，不再敷衍，彷彿第一次真正認識了這位摯友。

校友共聚 新書之約

● 窗常開 ● 潘明珠

東瑞在今秋一口氣發布了他兩本新書《最佳新聞照片》和《詩詞小小說》，非常勁。當天秋陽和煦，主禮嘉賓和讀者們齊聚華僑大學校友會大堂，其中香港四川社團總會秘書長吳建芳致辭時說，今世代流行速食文化，紙質書彌足珍貴。她非常肯定東瑞數十年筆耕碩果，盛讚他傳承及弘揚中華文化，我輩共鳴。

東瑞健筆創作多元，擅擅長寫微型小說及散文，風格獨特，他筆下有情，滿載溫柔善意，賦予讀者愛與啟迪，為今世代生活注滿力量。

不同院校之校友聚會，通常在酒樓吃一餐，但這文化聚會不同凡響，每人入場就獲派兩本東瑞親筆簽名新書，這些安排全由他賢內助督印人蔡瑞芬一一打點妥當，非常有次序。第一本很厚300頁，另一本較輕盈吸引我。東瑞在致辭中說自己寫作心得，我發現他另闢蹊徑，也從中學習了這種新的小小說品種，是詩詞小小說。

這個創意新文類，特點是提供新可能，就是改變一般閱讀唐詩宋詞的傳統習慣，以前都是一邊閱讀原詩詞，一邊查看註解，從白話文翻譯中理解。然而，東瑞嫌此方式之感受很有限，他所創之詩詞小小說，是嚴格按照詩人的生平、經歷過的

人生大起大落，補充了大量的生活細節、詩人的心理活動、回憶，盡可能於寫作中「還原」詩人創作詩詞的原本狀況。他這本《詩詞小小說》收錄唐宋元三代17位詩人的26首詩詞，絕大部分都是目前香港中學語文教科書所選的古典詩詞，作者有李白、杜甫、王維、李煜、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岳飛等。

這《詩詞小小說》的主題和靈魂是原本那首詩或詞，但表現的形式用語卻是現代的，例如改編李清照那首《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東瑞小小說的標題是《一戰封神》；改寫辛棄疾《青玉案·元夕》的題目是《元夕·今夜無眠》；我少時誦《木蘭辭》，東瑞新作表達出女兒當自強，不輸男子的胸懷大志。以上舉出的作品例子，我們看到他除了還原詩人昔日情況，亦都加入了東瑞自己之領悟，所以我覺得他有非常獨特之見地，不但令我敬佩他，更令我獲益良多，感恩！或我應盡快看他另一本，必定也會令我喜出望外。



●《最佳新聞照片》和《詩詞小小說》書影 作者供圖

傷痛是兒童！

● 琴台客聚 ● 潘國森

《歡迎來龍餐館》必將改變國際電影圈的話語權，電影的主軸是從一個手無寸鐵小市民的視角去看現代戰爭，呈現了人在「大殺傷力武器」跟前徹底的無助。美國誣告伊拉克薩達姆（Saddam）政府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於2003年發動了第二次波斯灣戰爭，這是電影沒有點明的時空背景。

「大殺傷力武器」共四類：一、核武器（Nuclear，伊拉克從未掌握過這樣先進的科技）；二、化學武器（Chemical，即毒氣戰，日寇侵華時用過）；三、生物武器（Biological，即細菌戰，日寇侵華時也用過）；四、放射性武器（Radioactive，今日日本政府頻繁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染廢水）。

主角中國廚師徐福（沈騰飾演）以第三方局外人近距離介入戰爭，他只是遇上「普通」武器如導彈、火箭炮和步槍等等，導演沒有明講，但後續的故事發展，觀眾都猜得出老扎刻意放徐福一馬，犧牲自己，讓美國人救走那批差點要粉身碎骨的小孩。還有龍餐館原主人老扎的妻

女，同樣被槍彈貫穿身體而當場殞命。

電影只在散場時陳列數據，呼籲「保護兒童」。

這令人想起香港歌手黃家駒（1962年—1993年）作曲、填詞及主唱的《Amani》（1991年面世）。這Amani解作「和平」，是非洲大陸超過1億人使用、影響力巨大的語言「斯瓦希里語」（Kiswahili）。最令聽眾印象深刻的是那句：「是控訴戰爭到最後，傷痛是兒童！」

徐福曾勸原任職餐廳經理的拍檔馬俊生（蔣奇明飾演）不應包攬戰爭遺孤日後的生計，說道：「他們不是你的孩子。」馬俊生答道：「那也是孩子。」後來馬俊生為了拖延人肉炸彈襲擊而使用，失敗後勇敢一力承擔後果，被恐怖分子首領校長當場槍殺。徐福接過這個拯救孤兒的重擔。老扎因家破人亡而走上復仇的路，他也對徐福說：「他們不是你的孩子。」徐福用馬俊生的原話回答：「那也是孩子。」然後導演沒有明講，但後續的故事發展，觀眾都猜得出老扎刻意放徐福一馬，犧牲自己，讓美國人救走那批差點要粉身碎骨的小孩。讓孩子的傷痛暫告一段落。

俄羅斯畫壇巨匠費欣

● 藝袖乾坤 ● 余似心

如果問我最喜歡的畫家是誰，我會不假思索衝口說是尼古拉·費欣！

尼古拉·費欣（Nicolai Fechin，1879年—1955年）是俄羅斯著名畫家。剛巧北京中國美術館正在展出「致敬巨匠：尼古拉·費欣繪畫精品展」，展期至2027年2月14日。展覽匯集了75件費欣傑作，包括《自畫像》《父親肖像》等。由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國立美術館、俄羅斯藝術科學院博物館和維亞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藝術博物館共同主辦，是近年規模較大的尼古拉·費欣專題展之一。

費欣升中考進了喀山美術學校，22歲時以優異成績獲薦入聖彼德堡皇家美術學院當旁聽生（該學院由於出了位顯赫的畫家列賓，其後改名為列賓美術學院），費欣就是師隨列賓，青出於藍，他的成就更高於老師。俄羅斯畫派以及列賓美術學院要求的嚴格藝術人體解剖、結構、色彩等基本訓練，給費欣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在這基礎上，他將人物刻畫得淋漓盡致。他的

藝術創作傳承了俄羅斯傳統基礎的嚴謹，並從中表現出多層次肌理與色調，一眼便讓人看出，這是費欣的畫，是俄羅斯畫派登峰造極之作。

費欣以人像畫著稱，他的作品尤其是素描，是我推薦最多給學生臨摹的，因為他的線條簡潔、清晰，基礎結構明確，每一條線條都十分漂亮，沒有多餘的一筆，而且每一個人物都帶着個人特質，很有畫味。縱使他常愛用不同的工具和用紙去表現肌理的層次，這點是不容易學習的，但細味其中，可享受到畫中的奧妙，有助打穩自己的基礎。可喜他是留下最多優秀素描作品的名家之一。

費欣的人物油畫更是另一高峰，你若跟隨他落筆下色，很容易會走失了，然後從迷失中尋求出那別樹一幟的境界；若只是眼睛在畫面遊走，他的用色、筆觸、人物神韻，已令人沉醉，這就是費欣作品迷人之處！



●費欣的油畫肖像 作者供圖

新型奢侈品

● 網人網事 ● 狸美美

提起奢侈品，你會想起什麼？豪宅、跑車、名錶、愛馬仕？都對，但它們屬於「老錢」，若論這個時代的奢侈品新貴，「離線」必須榜上有名。

其實就在不久之前，「隨時隨地保持連線」還是科技賦予人類的神奇特權。與「車馬慢」的那些漫長歲月相比，它意味着效率、無界與通達，象徵着你站在文明與資訊的潮頭。然而，不過短短十餘年間，這種「被連接」的狀態就從特權淪為了平庸且沉重的預設值。如今，無數人被綁定在巴掌大的手機裏，演算法像一個永不熄火的抽水機，源源不絕地榨取着我們最稀缺的資源——注意力。

當「在線」變得極度廉價且無孔不入，「離線」反而變成了這個時代最難得，也最昂貴的奢侈品。

這種奢侈，首先體現在資本與資源的門檻上。仔細觀察便會發現，能理直氣壯地切斷通訊、不回訊息、徹底消失幾天的人，往往擁有更高的職場話語權或更多的社會資源。他們有資本承受「漏掉資訊」的代價，也有團隊或系統為他們的缺席收尾。相反地，越是處於系統基層與邊緣的勞動者，越是被要求24小時待命。從通訊軟件裏隨時可能跳出的工作指示，到演算法對外賣員、派遣工的即時追蹤，被要求「永遠在線」就是牛馬們專屬的電子枷鎖。如今全球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立法或在法律層面開始討論「離線休息權」，雖說是進步，但這本身也是一種荒謬：休息和隱身，難道不應該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嗎？

但還有比電子枷鎖更嚴重和深刻的，那就是人們心理機制的集體失

控。今時今日，即使給了大眾「離線」的機會，許多人早已失去了「離線」的能力。太多人習慣了每隔幾分鐘就解鎖一次手機，習慣了在等待紅綠燈、搭乘電梯，甚至洗澡的間隙都必須填滿資訊。人們對「無聊」產生了病態的恐懼，任何一段空白的時間，都必須用短影音或社交動態來塞滿。

但正是這種對「空白」的抹殺，剝奪了我們靈魂中最寶貴的沉澱空間。古人講「獨坐幽篁裏」或「澄懷觀道」，那些看似不產生任何經濟產出的枯坐與發呆，恰恰是思想萌芽、情緒自我修復的時刻。當演算法用極致的精準迎合人們的低階慾望，將時間切割成無數碎片時，人們的心智結構也在被悄然重塑——我們變得越來越難以閱讀長篇大論，越來越難以忍受複雜的思考，甚至失去了與自己孤獨共處的能力。

那什麼是真正的「離線」呢？它並不是簡單地按下關機鍵或開啟飛行模式，而必須是一場對自我主權的重新收復。它意味着你敢於打破「被看見的焦慮」，不再需要通過隨時隨地刷存在感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它意味着你重新奪回了對注意力的分配權，願意將寶貴的光陰傾注於一本書、一場沒有鏡頭記錄的散步，或是與眼前之人一次專注而深刻的對話。當你選擇「離線」，你會重新收穫對真實世界的感知力。

在這個萬物互聯的瘋狂世界裏，「連線」是一種本能，但「離線」卻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智慧。它不是對現代文明的逃避，而是對內心秩序的捍衛。懂得在熱氣騰騰的網絡汪洋中，為自己保留一片冷靜而幽靜的「無網之地」，也許正是我們在這個焦慮時代裏，所能給予自己最體面、也最奢侈的滋養。

● 他鄉港聲 ● 梁家信

● 文 旅 部 香 港 青 年 中 華 文 化 傳 播 大 使

最近，我參加了一場關於「人工智能」（AI）與個人發展的論壇，現場有人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能工智人」。他說AI時代每個人都要努力成為「能工智人」，而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

這兩個詞，我越想越覺得有意思。「能工智人」四個字，拆開來看：能工、智、人。「人工智能」四個字，拆開來看：人工、智、能。兩個詞共享了一個「智」字，但位置不同，意味就完全不一樣了。

能工智人，是先把「能工」修煉到位，再修一個「智」，最後落在「人」上。這是一個由外而內、由技入道的過程。先有一雙能幹活的手，再有一顆能想通的心，最後活成一個像樣的人。

人工智能，是先把「人工」立起來，再裝一個「智」，最後指向「能」。先有一雙造東西的手，再裝一套能算的系統，最後看它能不能幹活。一個終點是「人」、一個終點是「能」。一個在造「人」、一個在造「能」。

「能工智人」的「智」在「工」和「人」之間，是橋樑、手藝和人性之間需要一個智慧的連接。「人工智能」的「智」在「工」和「能」之間，也是橋樑，人工和效能之間需要一個智慧的連接。這兩個詞本質上就是AI時代最大的一個元問題：你到底是想造一個「人」，還是想造一個「能」？

先說「能工智人」，一個手藝人，要先有「工」。這工不是吹的，是你能用它換來飯吃。畫畫的能賣畫，寫字的能賣字，做App的有人用，炒菜的有人吃。先活下來。然後是「智」，手藝

「能工智人」與「人工智能」

會過時，判斷力不會。剪映出來了，你要會用剪映。新視頻模型出來了，你還要會用新視頻模型。工具是死的，用工具的人是活的。活在哪？活在一個「智」上。最後是「人」，手藝和判斷力都有了，但你還是替別人幹活，那你還是個工具。手藝和判斷力都有了，但你開始為自己做主，你才是個「人」。再說「人工智能」，它確實厲害，能在零點五秒內把我幹了3天的工作幹完。但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它沒有「人」味。它寫的東西，沒有「人」味。就像你知道它是雞胸肉，但吃起來像是一塊泡沫塑料。你知道它做了Logo設計，但看起來像是隨機生成器吐出來的。

為什麼？因為它沒有挨過餓，不知道餓了的人看到一碗熱湯是什麼感受。因為它沒有失戀過，不知道那些說「我放下了」的人，其實一點都沒放下。所以它寫的東西，永遠差一口氣。那口氣，叫「人」。挨過餓，失過戀，這些經歷，AI沒有。所以我知道，人在最難的時候，不需要你講道理和分析利弊，只需要你說一句「我在」，然後遞一杯熱水。這種東西，AI寫不出來。不是它不會寫，是它寫了，你也能看出來，它不是真的。「天冷了多穿點衣服」AI也會說，但你知道它是從訓練數據裏學來的，不是因為它真的覺得冷。

這就是「人工智能」和「能工智人」的區別。人工智能能幹活，但不能替你活。能工智人就是我能幹，但我也在活。我每天用AI，離不開它。我讓它幫我寫初稿、做設計、剪視頻、回客

戶、管日程、寫代碼、做報表。它一個人幹了原來十個人的活。但我始終記住一件事：工具是工具，人是人。

AI幫我寫的東西，我要過一遍，看看有沒有「人味」和「分寸感」。為什麼？因為人是很奇怪的。你跟他講道理，他未必聽。但你跟他講人話，他大概率會理你。什麼叫人話？就是AI不會說的話。AI會說：「根據你的需求我為你提供以下方案。」人話是：「這事兒我覺得這樣搞比較靠譜你看呢。」AI會說：「感謝你的理解與支持。」人話是：「行吧這事兒確實是我沒整明白下次注意。」你看，就差那一口氣。

從港人的視角來看更有意思，香港是一個極度務實的地方，人人都在講「搵食」，想辦法賺錢生存。這種文化造就了香港人很強的「能工」傳統，一個人往往要有幾份兼職，要會多種技能，要能快速適應新環境。

但AI時代光有「能工」不夠了，你還要有「智」，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知道什麼時候該認慫或硬剛。最後還要有「人」，把自己當回事，不隨波逐流，不被工具牽着走。所以我認為，「能工智人」不是要跟AI比快，是要比AI更「人」。它不是要你跟AI比「能」，是要你比AI更「真」。

下次再聽到「人工智能」的時候，別急着害怕或崇拜。先低頭看看自己：你的「工」還不在？你的「智」長沒長？你的「人」，還是不是你的？

如果都是，那你就是能工智人。人工智能再強，也不過是你這個能工智人使出來的工具。

她暈倒了！

● 信而有征 ● 劉 征

這兩天放假，在看略薩的《胡利婭姨媽和作家》。其中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要嫁給一個十分不相配的男青年。故事開始於一段事無巨細都要交代的婚禮描寫，那是一段冗長的細節描寫，當讀者正因喪失方向而感到厭倦的時候，忽然之間，新娘暈倒了！這個令人措手不及的大事件一下子就把我們從沉睡當中驚醒，就好像海頓的《驚愕交響曲》，當中的大錘把那些音樂會上昏昏欲睡的王公貴族瞬間叫醒。這時候，這個故事才算進入了正題。

我們會發現，前面的謎團一個個都被解開。這位美麗的女士之所以會嫁給一個不相配的男青年，是因為她懷孕了。她不能與那個孩子的父親結婚，為什麼？因為她孩子的父親是她的哥哥，於是，她只能嫁給旁人。而她所嫁的人，對她暗戀已久。每當她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總能出現在她的身邊。這讓她產生一種錯覺，覺得他可以無條件地接受她的一切。

或許真的如此，誰知道呢？可是她沒有

辦法了。你能想像那種走投無路的苦惱嗎？一個大家閨秀，從小就是眾人心目中的完美小姐，現在卻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大錯，在秘魯這樣傳統的國度，這簡直不可想像。於是她只好這樣做。

而作者讓這個秘密因為新娘的暈倒被關注到。當她的醫生叔叔給她檢查的時候，他發現侄女懷孕了。出於真心的關心，也是出於對年輕人的理解，他很體貼她未婚先孕的尷尬。於是，就假裝自己並沒有診斷出她已經懷孕。他只想悄悄叮囑新郎，多多關心自己的妻子，畢竟懷孕第四個月也還是很危險的。結果，這位體貼的叔叔卻犯了錯。這位新郎顯然不曉得這件事。於是，讀者甚至比新郎還要激動。先前，故事還在緩慢地鋪陳，事無巨細地介紹這場婚禮。包括女兒的父親，怎麼也搞不清楚美貌的女兒為什麼執意要嫁給這麼一個平庸且地位不對等的男青年。這下子可全都清楚了。

它之所以讓觀眾激動，完全是因為觀眾和故事裏的人是同時知道這件事的。作者在敘述的時候，就當自己不存在。他把事件的鋪陳想像成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考

慮着人物的心理和事件的走向來安排劇情，並適時地設置了一個故事的高潮。

就這一點來說，一個優秀作家的主體性常常動人的關鍵，就在於他的順勢而為。你幾乎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因為這個震撼的效果雖說是由他引爆的，可是作家所做的，只有一件小事，就是安排了新娘的暈倒。就這一件事，甚至可以說一句話，就能引出後面所有的情節。因為事情發生在婚禮現場，它幾乎不可能不受到關注。

當然，如果你仔細去想，你會知道，新娘的懷孕，她的被迫嫁人，以及一時之間無人可嫁，只能選那個從小愛自己的男人。這些都是劇情，可是如果它被按照事情自然發展的過程記述下來，誰又能否認這件事真的有可能存在呢？

它太有可能存在了，不是嗎？一個未婚先孕的女子在封建的民俗逼迫之下，只得嫁給別人。而略薩像是忠實的記錄者，把自己的意圖順應於天意，並使自己的故事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這讓他的故事既通俗普通，又不可侵犯。於是，我們會發現似乎每一個優秀作家都信奉這種天人合一的信條。